



妃不侍寝

帝国兔子
DIGUO
TUZI
WORKS
著

红袖添香驻站千万点击人气作者**帝国兔子**深情演绎
2013宫廷小说倾情巨献！

皇帝，勃勃雄心，为了霸业将心爱之人远嫁北域；
王爷，如鬼似魅，蛰伏北域只为血海深仇；
她，生来丑陋却深得宠爱，江山、复仇、心计……
一介女子如何周旋？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帝国兔子 著



不侍寝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妃不侍寝 / 帝国兔子著.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3.5

ISBN 978-7-229-05673-5

I. ①妃… II. ①闲…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07504号

妃不侍寝

FEIBU SHIQIN

帝国兔子 著

出版人: 罗小卫

丛书策划: 李 子

责任编辑: 罗玉平

责任校对: 胡 玲

装帧设计: 八牛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升光电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p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39.75 字数: 776千

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5673-5

定价: 54.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第一章	逼她下嫁	1
第二章	大婚之夜	15
第三章	北域邪王	33
第四章	明哲保身	45
第五章	阴谋暗算	61
第六章	同心锁	76
第七章	醋海狂澜	92
第八章	因恨生爱	108
第九章	温情相敬	124
第十章	暗中加害	142
第十一章	制造假象	157

第十二章	怀胎三月.....	172
第十三章	强夺索爱.....	192
第十四章	视而不见.....	207
第十五章	他要杀她.....	223
第十六章	逃跑之念.....	238
第十七章	妖族狼王.....	252
第十八章	置他死地.....	266
第十九章	回到北苍.....	282
第二十章	抗拒恩宠.....	291
第二十一章	两王相争.....	305
第二十二章	他的怀疑.....	318
第二十三章	重逢相悦.....	334

第一章 逼她下嫁

北苍国，冬。

地牢深处，囚着一名女子，如墨黑亮的长发挡在额上，隐约可见的侧颜姣好得不可思议。

此刻她被锁于铁架之上，身上白衣沾满鲜血，手臂上满是鞭痕……

据闻，她生得半张丑颜，却是当今皇帝独宠了整整半年的妃子。

近日不知犯了什么事触怒龙颜，交到了刑部手中，皇上口谕：一日不认罪便日日鞭刑伺候。

两个看守的狱卒正对着牢房的桌边喝着小酒，其中一个一直色迷迷地看着她，这都鞭打了三天三夜，她硬是连口都没张过一次，又怎么会求饶认错？！

这么下去反正也是一死，不如就让他尝尝这丑女到底有多销魂味美到可以迷得一国之君流连不知返吧！

狱卒酒壶一甩就冲了过去，可就在他一手掏出钥匙之际，刷的一声一支毒镖从他的身后刺入，从心口而出，带着一腔黑色的血飞溅半空。

“救”字还含在口中，那身子已经倒在了地上一动不动了。

“老大！！”

眼见惊悚一幕，另一个狱卒以为是有人劫狱，拔剑就冲了过去，“大胆狂徒，竟敢暗杀狱卒，拿命来！”





狱卒双腿都还没跨开步，那人手中的一把冷剑已经架在了他的脖子上——

一双醉意的眸子猝然一亮，嗨！这人竟是……

狱卒忽地跪倒在地，抓着那男人的裤腿儿求爷爷告奶奶，“御大人，饶命，求御大人饶奴才一条狗命啊！！”焦急间，腿间竟是撒出一泡急尿。

男人生得朗眉星目，好不俊俏，身着一袭绣着皇室青瓷金色底儿的锦服，谁人不知他就是当今圣上的贴身禁卫、杀人如麻的御景秋。

一脚踢开那肮脏的杂碎，“开门。”

“是。”

狱卒迅速打开牢房大门，男子如疾风般来到那女子身边，出众的脸孔上始终没有一丝表情，“解开。”

狱卒不敢怠慢地立刻给她开了锁，虚软的身子没了依托猛地向下跌落，男子一把揽腰抱她打横入怀，“娘娘，臣带你回殿。”

冷寒的语调绽起一方温情，女子满是血痕的额搭在他的肩头，黑亮半睁的眸子瞥了他一眼，嘴角跟着微扬——

她是在笑，不过是哂笑，因为那一声“娘娘”，她不是娘娘，从不是……

龙景宫，灯火摇曳着明黄香木榻上那两道春色旖旎的影子。

妖媚的女子如无骨的蛇一般窝在身段健硕的男子怀中，含羞的双眸迷离地半睁半闭，“皇上，人已带到。”

宫外有人通告，榻上的男子精眸一顿，似是等待良久。

“皇上……”

女子吃味地纤臂搂住他的脖颈，修长的十指捧着那张俊美如神祇的脸庞看向自己，妖艳的眼眸是在诱惑他，只能看着她一个——

呵，漂亮的女人总是心胸狭隘，“进来！”男人抓住女人的下巴就印下一记热吻。

御景秋推开门就见那激情一幕，一手搂着怀中站不稳的伊人，“娘娘……”

“留我一人，即可。”

女子也看到了那一幕，眼眸受伤地侧开。

榻上春色盎然并未停歇，男人有意无意地同那怀中的女子亲昵着，就像一场故意做给她看的戏——

还记得有人曾在枕边对她亲昵：这一世都将只爱她一人，此刻是多么地可笑，因为她曾相信过。

女子索性合上眼，但那微小的动作逃不过榻上男人的眼——



男人忽地狠狠地推开怀中的女子，直视着榻下的她，“嫁还是不嫁？”

心口深处的那根弦儿被狠狠拨痛，女子只字不语，炯亮的黑眸透着丝丝缕缕的湿发瞪着他。

恍然间，男人的眼前闪现与她初遇的那一瞬，她就像她的名字——

念沧海，清冷孤傲，顿空一切。

这样的眼神寓意着什么，没有人能再左右于她，包括他——端木离？

端木离抓起床头的锦袍披上一跃下床，随即凌空打了个响指——

念沧海身后的大门被人推开，一具不知是死是活的身子扔在她的身边，浑身血迹斑斑，数不清的鞭痕不亚于她身上的，“小幽！！”

念沧海不知哪来的力气，飞扑到那消瘦的小身影边，眼泪转瞬涌落眼眶……

面颊贴着冰冷地砖的小脸动了动，一双明亮的大眼眸半睁眨了眨，硬是挤出一缕笑意，“小姐……小幽……幽……没事。”

端木离，你毁尽了我对你最后的一丝期冀！

“嫁。”

念沧海咬着牙怒目朝向端木离，从这一刹那起她对他彻底情断意绝。

那个男人，曾说在这世上他最爱她，可前些日子突然逼她下嫁北域王端木卿绝，她不从，他便将她收入地牢，严刑鞭打。她以为大不了就是一死，可没想到他竟是如此狠毒，连小幽也不放过。小幽可是与她相伴十年的贴身侍女，虽是主仆，但她们情同姐妹，发誓要生死相伴。

念沧海眼睛一眨不眨瞪着那高高在上的端木离，他何曾见过哪个女子敢用这样的眼神对视他，她忘了他是一国之君，她就不怕单凭这一记眼神就足以招致她主仆身首异处？！

“海儿，你变了……”

端木离猝然薄唇一张。

修长的腿迈过她的身边，他面朝当空明月，傲冷的身影染着月光的清冷，煞是清寂。

谁也不知道这一刻他心里在想着什么……

她答应嫁了，原本他该是高兴，可为何他的心竟是如此苦涩。

他悄悄睨了眼身后的念沧海，朦朦胧胧的光笼着他，笼着他的心，也笼着那个不能说的秘密。





念沧海知道他在看她，她阻止着自己回眸过去，身子却明显抗拒着心，只是就在转过头的那一刹，一轮皎白的月光直射心房，眼前一片顿白，耳边落下的是他又再冷冰的声音：“送娘娘回宫。”

合欢宫——北苍皇室千百年来，只有皇帝最宠爱的妃子才能入住的宫殿。

念沧海眼神空寂地望着房梁，此刻想来是多么的可笑，她甚至连一个名分都没有，竟然堂而皇之地在这里住了足足六个月。

“姐姐作何独自欢笑？”

一双穿着金履的脚突然迈了进来，那女子噙着来者不善的笑：“怎么了，见本宫而来很意外？”

说话之人正是方才龙榻上的女子，也是她念沧海同父异母的妹妹念雪娇。

“刚才妹妹叫得那样惨烈，姐姐还以为妹妹会三天三夜下不了榻！”

念沧海挖苦道，当即激怒了念雪娇，她三两步逼至榻前，故意一把拽起那受伤严重的左臂，“念沧海，你此话何意？！”

念沧海痛得只能咬着牙：“我念沧海是您雪妃娘娘的亲姐姐，一个姐姐担忧妹妹的身子，妹妹又何必如此激动？！”

姐姐？

这称呼让人恶心，念雪娇不屑一顾，从小她就讨厌她，就连爹爹都不愿多瞧她一眼，所以从她出生起就被爹爹幽禁在深院——

整整十六年，除却那个和她一样脏兮兮的小幽做伴外，就再无他人会靠近那里。

“那是妹妹误会姐姐了，不过姐姐也不能责怪妹妹，妹妹是听到了一个好消息，太为姐姐感到高兴了，才兴冲冲地跑来想要告诉姐姐……”

哼，眼下皇上已经丢弃了她，她也不必再和她争风吃醋，念雪娇活脱一条变色龙，转而热络地握住了念沧海的手。

“知道么，方才皇上已经亲笔拟旨将姐姐你赐婚北域王，不日昭告天下。”

她朱唇翕动，念沧海却听到了心儿狠狠碎裂的声音。

“姐姐……听说那北域王可是个会吃人的鬼，妹妹在此祝姐姐好运，‘长命百岁’！”

钻着念沧海走神的空子，念雪娇俯首贴近她的耳边低咒，随即张开艳红的双唇猖狂大笑。

谁料正欲起身，一只手却猛地攥住她的手腕，“是么，那姐姐岂不成了鬼夫人，小心姐姐以后夜半回宫敲妹妹的门呢。”



摇曳的烛光下，念沧海青丝凌乱散开，一双幽亮凛然的黑眸衬着那淌着血的手臂，像极了炼狱而来的鬼！

“你——！”

念雪娇被吓得脊梁骨一冷，整张脸猝然僵直——

该死的丑妇！不过才这么一会儿工夫就寻不到先前半点痛苦的痕迹，她当真不在乎皇上随手就丢弃了她？！

多日过去，下嫁北域的日子已迫在眉睫，身为主角，念沧海一点都不在乎自己未来要嫁的夫婿到底是何等人也。

直到小幽喋喋不休在耳边碎碎念，她才一点点感到此次远嫁必将凶多吉少——

北域王：前朝九皇子，当朝九王爷，封地北域，封号修罗。他的出身是个谜，十岁被先帝从民间带回皇宫，独占先帝宠溺，却生性怪僻，整日戴着诡异的面具，无人见过他的真面目。他从不笑，只露出慑人的眼，眨瞳刹那便能杀人于无形，十五岁那年率千人横扫十万敌军，一夜血洗百座城池，浮尸遍地，神鬼都要敬畏他三尺。据说，先帝原本有意将皇位传于他，可当年身为太子的太上皇看出先帝的意图，便痛下杀手，弑父在先，又篡改了先帝的遗诏，夺走了帝位。之后朝政内便谣言四起，说北域王是个被妖魔附身的邪，将他驱赶到了北域。可北域王聪明过人，短短几年间就将北域开拓成足以和北苍比拟的大国，登基后的太上皇见势不妙，便派遣了不少大臣前去北域同他和议，但每一个的下场不是死就是疯，疯的那几个只要一听到北域二字就惊叫失控，口中还喃喃自语说那个男人就是嗜血的魔鬼——

他以饮处子血为生，以杀戮人命为乐。

红墙金顶的王府之中，深长的回廊由鲜红的血液铺成，壁面上是一具具被抽干血液的女尸。

夜色下，皎白的月光打在血色的池面上，一朵朵盛开的血莲会食人。

寒凉惊悚的狼嚎响彻天际，毒蛇盘旋在梁上，豺豹垂涎在屋外，动一步，走一寸都是死。

这世上当真有这么恐怖的人？

念沧海不免忧心，若那些流言传闻都是真的，那这一去绝对是有去无回。

所以她打算半路上放了陪嫁的小幽，但小幽誓死相伴，两个姑娘便悄悄说好了出嫁之日便是出逃之际。

谁想这番话竟被无意来到屋外的御景秋听得一清二楚，他当即告诫念沧海万万使不





得，同时还将一个“秘密”告诉了她——

原来端木离早猜到 she 不是听之任之的主儿，所以事先在小幽的身子上下了一种叫做“六月榴花散”的毒，御景秋给了她六颗解药，说是需每月服下一颗，才能阻止毒气攻心。

可这解药并不是真正的解药，只是能暂缓毒性发作六个月，真正的解药只有端木离才有。

念沧海本想去找端木离，却被御景秋拦下，他说端木离让他转告她，只要她能 from 北域王那里偷得“一样东西”，那六个月后，他自然会将解药给她。

而且他还要她为他守身如玉，断不能被北域王染指半分。

这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可念沧海没有选择的权利。

出嫁当日，清晨卯时，龙景宫外，杵立着一袭明黄色的高大身影，他深凝着眉头，似乎在畏惧着什么。

“皇上，这么做，当真不会后悔？”

有人幽幽来到他的身后，端木离回首瞧了一眼，微嗔的瞳眼就如锋利的匕首，似暗似明的光芒下更平添杀气，那人便不再问了。

“跟着她。”

“是。”

卯时一刻，出嫁的车队已经等候在宫外，念沧海一袭大红嫁娘衣衫，登上马车，小幽陪同在旁，没人看到那红盖头后的脸庞是悲是喜，龙景宫外那道身影犹在，直到十数辆马车缓缓消失于眼帘还久久不能收回……

马车里，车身摇晃，盖头下本已被红痕覆盖半脸的容颜整个涂得黝黑，更加地丑陋。

那是端木离叫人给念沧海的特制胭脂，他要她扮丑，说是为了不让那个男人对她动了色心。

念沧海只觉可笑，他还真会保护属于自己的东西，他以为这个世上除了他还有哪个男人会对她这个丑八怪动心？！

马车夜以继日地赶路，选的路都是偏僻小径，根本没有风光远嫁的痕迹。

北域同北苍的交界处是一片狼林，听闻野狼丛生，毒蛇盘踞，活人进，就必当横尸出。



穿越狼林的那一天，天空突然阴云密布，暴雨赫然倾下，马车被吹得东倒西歪，掀得车轱辘腾空起来，马儿进一步是退三步，场面相当混乱。

“小姐，你瞧大家都乱了阵脚，不如我们就趁这个时候逃吧！”

小幽眉眼一亮，可这话才撂下，一道霹雷而下，“啊！！”马儿受惊嘶鸣，高高仰起前蹄，马车一下子前仰后翻，“小幽！”念沧海只顾两手紧接住她，耳边却是轰隆一声，马车一角猝然向下塌陷，身子冷不防向后仰倒，猛烈的撞击力就这么生生将她甩出了马车——

“小姐，你有没有事？！”

一手捋去沾了满面的泥泞，念沧海只是摇摇头，渐明晰渐模糊的眼帘中——

马儿惊的惊，乱的乱，车轱辘断了一个又一个……

侍卫和马夫们在雨中和畜生们交战，脚下泥水横流，凶猛如兽。

逃，该往哪儿逃？小幽的命还握在她的手里呢，“张大人，丢下马车，我们步行穿过狼林！”

情势险峻，张大人应允了念沧海的请求，可即便二三十人抱作一团步行进入狼林，也没有一个是不害怕的。

林子里，高大的枝叶紧密相贴将天拢得严严实实，只闻雨声中夹杂着四周而来的“嘶嘶”声，仿佛条条毒蛇盘旋在脚下，让人不觉畏缩紧了身子。

突然，人群中爆出一声惊叫，回头一个马夫被毒蛇缠绕，那条毒蛇粗壮如人身，张开猩红的蛇口露出倒钩状尖牙便是一口咬下，鲜红的血由脖颈间飞溅而出，只是个眨眼，那人儿已倒在地上被蛇身一圈圈缠绕，隐约只能看到一双死不瞑目的眼——

“救命啊！救命啊！！”

几个马夫被吓得魂飞魄散，瘫倒在地上抽搐失禁。

“保护念姑娘！”

独有张大人保持冷静，高呼下一群侍卫围在念沧海身周，却是在抽出腰间剑的片刻，个个双手打颤，只听“嘶嘶”声向这里逼近，数不清的黑蛇缠上他们的腿——

“不要，不要！”

嘶叫着，挥舞着手中的剑，朝着自己的腿，自己的手，自己的身，鲜血一道又一道地飞溅过念沧海的眼——

侍卫们害怕得丧失理智，蛇未咬，却个个死在自己的剑下。

“念姑娘，快逃！”





张大人一声高喝，一把剑飞刺而来，正中她脚下差点缠上她腿的黑蛇，那可怕的蛇身被剑砍成两段，瞪着眼的蛇头却还在向她逼近，“小幽，快跑！”念沧海一个激灵回了神，抓起早已惊呆了的小幽转身就跑。

暴雨中浇灌着耳的是撕心裂肺的呻吟，她想要救那些人，但是她知道，她救不了。

从天明跑到天黑，再也听不到“嘶嘶”的声音，却是迷失了方向，“小姐……小幽……跑不动了……”

小幽软了腿跌坐地上，脸色苍白得可怕，一整日未进半口食粮，念沧海自己也是体力枯竭，可想要稍作停留，耳边却灌入蚀骨的“呼呼”声，回头竟是数十匹眼泛绿光，龇牙咧嘴的——野狼……

念沧海生生吞着口水，保持着一份沉着，正要悄悄扶起小幽伺机逃跑，但那轻轻一触却教小幽惧得大叫，双腿狂踢着地上，挑起半干半湿的泥土不偏不倚地袭向了那些不好惹的畜生！

“小幽，不可啊！！”

念沧海的阻止已经来不及，被砸中的野狼们发出愤怒的磨牙嘶吼，眸子凶残得泛红，后腿扒着地，猛弓一跳，齐齐扑了过来——

五六头身强体健的野狼龇着獠牙咬住念沧海双臂，她奋力甩手却连半分力都使不上，眼看小幽还愣在原地动也不动，她索性用整个身子挡在她的身前，“起来，快跑！”

“小……小姐？！”

瞳孔中映现出五六匹狼凶狠的眼珠子，它们死死地咬着念沧海，“不要碰我的小姐，你们这些畜生，滚——滚！！”

小幽从惊恐中醒了过来，捡起地上的树干就打向那一匹匹该死的野狼，但狼儿发出悚人的怒吼，狼口紧咬着不放，还向后拖扯，念沧海不敌，一个跟跄瘫倒在地被拽出好几米远，手上，后背，双腿被划开无数道口子，鲜血染红了地。

艳红的红衣被撕扯得碎碎零零，“小幽——小心身后！！”

她已顾不上自己的性命，杏眼凤眸圆睁，只瞧早在小幽身后伏击的另六七匹饿狼扑了上来就咬住了小幽，“不要，小幽！！”

“小姐！！”

小幽一个转身还来不及举起树干就被群狼扑倒在地，血腥的狼口大开，朝着她的脖子就——

两道悲吟冲天嘶鸣，两只纤细的手使劲地向着对方伸出，却怎样也无法紧握在一起，走到这一步，谁都知道在劫难逃，然而就在此时——



笛声……

突来的笛声震天悠扬，布着夜空诡异撩人，荡漾着，似近似远，时而悦耳如歌时而悲凉低唱。

路的尽头，那一轮朦胧的月光勾勒出唯美唯俏的影子，他吹着笛，身穿白色锦服肩披墨色斗篷，月光仿若是他的奴仆，独为他照亮前路——

念沧海傻傻地看着那个人走过来，分不清是地狱而来的鬼差，还是天国而来的仙人……

他止步于她的眼前，玉笛一挥，周身迸出一股寒气，狼群们倏地耷拉着耳朵夹着尾巴，乖乖发出臣服的哀嚎一哄而散。

白色的身影俯身而下，一双大掌细长如柳却相当有力，他扶起念沧海，两片菲薄如玉的唇一咧，“救驾来迟，还望王妃降罪。”

唇瓣间夺目缭绕的弧度教人不禁忽略了他说了些什么，“多谢公子搭救，敢问公子姓谁名甚，日后定当以命相报。”

“呵，王妃言重了，鄙人——醉逍遥。”

“不要靠近一个叫做‘醉逍遥’的人，更不要相信他的笑。”念沧海耳边乍现御景秋临别前对她的警告。

只怕这醉逍遥是个不可招惹的主儿。

醉逍遥掌心明显感觉到念沧海手臂一颤，虽然她掩饰得很好，脸上依旧带着淡淡感激的笑，但眼眸里已布满深不见底的戒备——

流眸一眯，漂亮的长指轻轻解开身上的披肩为她披上，“天色已晚，马车已经在林外等候，王妃请随逍遥而来。”

顺势一个对视——

这男人每一个表情，每一句话脸上都带着笑，神秘秘，柔柔暖暖，一个笑眼就能摄入人的心扉，好似能将人心看得一清二楚，然后攥在掌心，随意把玩。

念沧海被他搀扶起身，就在这个时候，死趴在地上的小幽听到了有人在说话，突然跳起身，“小姐，小姐我们没有死么？！”

她抓着念沧海的手，又喜又惊，可这触感怎么有点奇怪——

骨架子有点大，指节有点长，低头一瞧，自己抓着的竟是只男人的手？！

“喂，你是谁，谁许你轻薄我家小姐！”

小幽不问三七二十一就把扶着念沧海的醉逍遥给狠狠推开，“小幽，这位是醉大人，





不可无礼！”

“什么醉大人？”小幽追着醉逍遥就要打，回头摸不着头脑地嘟嘴嘀咕，念沧海拧了拧眉头，朝着她使了个眼神，她便机敏地点点头不再问了。

“王妃，这边请……”

醉逍遥倒也没生气，拍拍被小幽弄乱的衣衫，礼貌地保持着距离，攥着绝美的笑脸，走在她们之前为她们引路——

明明还是先前那危险丛生的狼林，可毒蛇见着他们避而绕行，野狼畏惧得躲避起来，一切皆因这个男人，仿佛他一笑间就射出致命杀气，即便是冷血无情的畜生见着，都不自觉地惧怕。

醉逍遥，你究竟是个怎样的角儿……

走出狼林，马车的确已经备在了那儿，显然，比起北苍送嫁的马车，这一辆更是寒酸得让人心凉。

一路上小幽骂骂咧咧，还给醉逍遥取了个雅号“醉王八”，说他并非真心相救，指不定是想要她们命丧狼口之下。

念沧海对此一笑置之，北域向来与北苍敌对，醉逍遥敢这么做只怕也是受了那人的指令。

那人睿智多谋，会不会也猜到了她下嫁来北域是另有目的的吧……

三天三夜不停不休，一路颠簸，加之周身的伤势，念沧海一直浑浑噩噩半梦半醒，听到马车外熙攘嘈杂才知道是到了帝都。

落地抬眸，那一座威严耸立的宫殿气势恢弘得叫人顿然清醒，这儿已不是能用王府可形容，明明就是一座皇宫。

醉逍遥不见了踪影，改由一宦官领路。

迎面清风拂过，到处是小桥流水，绿意盎然，不禁让人心情舒展，四周假山湖泊萦绕，杨柳绿叶摇曳，百花齐放绽香，根本找不到丝毫炼狱的气息，倒是有几分世外仙境的味道——

不知走到了哪儿，不远处传来阵阵女子们嬉戏打闹的笑声，念沧海侧目望去，一座偌大的凉亭里，七八个美人儿身系各色纱裙，池塘边扔食喂鱼。

池塘上，三四个美人儿游船泛舟，杨柳长指舀着水嬉戏，那灵动的一幕幕美得就似天仙下凡的水墨图，且不说个个燕姿群芳的姿色，就那身段，也没一个不是细柳蛮腰，丰韵玲珑的。



只是刹那间，一双双媚眼如丝的眸齐刷刷地朝向池塘对岸的念沧海看来——

“喂，你不是说北域王见着女人就喊打喊杀的么，瞧瞧，那一个个妃子活得风生水起，有滋有润的，是怎么回事？”

念沧海瞟了眼小幽，小幽瘪瘪嘴，随口扯道：“也许都是男人扮的呢！”明明传闻就说北域王是个断袖癖，怎么宫里就那么多的美人呢。

“呵，你就瞎编吧。”

要说这里的女人，比美貌，比身段，比起那北苍的后宫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就连妒忌的眼神都更胜一筹。

走了很长一段路，宦官的脚步终于在一座幽禁偏远的宅子前停下，说这儿便是正王妃的寝宫，然后没有多一句的交代就转身离开了。

其实说这儿是寝宫简直能笑掉人大牙，门前一堆丛生的杂草，窗门不是破就是关不上，若不知是身处王府，定以为这是荒郊野外被弃用的废屋。

小幽刚随念沧海进屋，正拍着床榻上厚厚的灰尘，几个嬷嬷就凶神恶煞地冲了进来要将她带走，因为奴仆不得与主子同屋。

小幽自然不从，便被嬷嬷们训了一通。

所幸念沧海眼明手快，从怀间拿出一锭银子就塞入嬷嬷的掌心才让嬷嬷们倏然而颜悦色。

“小幽年纪小，很多事不懂，还望嬷嬷多加提点。”

“王妃不用担心，张嬷嬷我会好生教导她的。”

小幽被嬷嬷领走后，念沧海才坐在床榻上舒了口气，下意识地摸了摸挂在脖颈间的锦囊，可这一摸，那里面就剩端木离给她的特制胭脂，却不见小幽的那瓶解药。

她惊慌地推门而出，竟和醉逍撞了个满怀。

原来那解药竟是被他给拾到，“王妃如此慌张，莫非是在找这个？”

开口就这么问她，莫非他是知道了这药是派什么用场的？！

“方才逍遥在屋外捡着这东西，心想会不会是王妃的，看来是逍遥失礼了，还望王妃见谅。”

醉逍说着就将手中的药收了起来，“不，这是我的！”念沧海迫于心急，伸手就从他的掌中将药瓶夺了过来，气氛因此变得微妙起来。

“呃，我出发前感染了风寒，这些是风寒药，很管用的，日后一定还有用，多谢醉大





人帮我找到了。”她临时找了个合适的借口。

“原来是这样，那王妃得好好收藏起来，以免日后需要又找不见了，那可就得坏了事了。”

菲薄的唇弯起神秘的弧度，那笑怎么看都让人心里发毛。

“知道了。”

念沧海点头应道，匆匆就要关上门，但醉逍遥杵在那儿，玉笛从袖口中一抽打在门上，那力道不大，却足以让她合不上门，“对了，王妃的身子可安好？”

“已无大碍，未被狼儿咬伤筋骨，并没伤及实处。”

“那就好，大婚定在今晚子时，修罗王特意与王妃的大婚选的黄道吉日，吉时。到时会有人来为王妃引路的。”

子时大婚？！

念沧海心底一怔，再过几个时辰就将见着那个闻者丧胆的魔鬼？可等一下，谁家大婚会是定在大半夜的？！

杏目一扫，就见得梳妆台上摆着一本皇历，翻开二月初九那一页，上面竟然写着“忌喜宜丧”四个大字。

原来坐等时辰流走也能磨死人。

一小宦官来接她为她引路，夜色下的王府与白日全然不同，处处阴森寂寥。

来到一座宫殿前，小宦官扔下她，泥鳅似的就不见了踪影，念沧海傻愣愣地处在原地，只觉身后一股不祥阴气逼来，蓦地转身，一座空灵的宫殿扑入眼帘，那匾额上赫然写着三个大字——“义庄阁”。

义庄？

诡秘的两个字在念沧海的心头无限放大，殿内微弱的暗火摇摆，像是在命令她走入内。

踏在冰冷的地上，鞋底儿摩擦出嚓嚓的声响，试想夜游义庄的感觉，两排梁柱上白纱飘飘，悬梁缠着一条白绫，正前方摆放着一张棺盖大开的棺材，什么都齐了！

深处，烛台上点着两支蜡烛，暗橘色的光影摇曳曳，一阵怪风吹来，灭了两支烛火——

“谁？！”

“自缢抑或活埋，孤王让你选一个！”

一道浑厚低沉，苍劲有力的声音袭来，暗色下就像从地府里钻出来的召唤，教人毛骨悚然。

